

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

第四十三回

黑河妖孽擒僧去

西洋龍子捉龍回

却說那菩薩念了幾遍，却纔住口。那妖精就不疼了，又正性起身看處，頸項裡與手足上，都是金箍勒得疼痛，傾此除那箍兒時，莫想褪得動分毫。這寶貝已此是見肉生根，越抹越痛。行者笑道：我那乖乖菩薩，恐你養不大，與你戴個頸圈，錫頭哩。那童子聞此言，又生煩惱，就此縛起籙來。望行者亂刺行者，急閃身立在菩薩後面，叫念咒。念咒菩薩將楊柳枝兒蘸了一點甘露酒，將去叫聲，合只是他丟了鎗，一雙手合掌當胸，再也不能開放。至今留了一個

觀音扭卽此意也。那童子開不得手，拿不得鎗，方知是法力深微，沒奈何，纔納頭下拜。菩薩念動真言，把淨瓶敲倒，將那一海水，依然收去，更無半點存留。對行者道：「悟空這妖精，已是降了，却只是野心不定。等我教他一步一拜，只拜到落伽山，方才收法。你如今快早去洞中救你師父去來。」行者轉身叩頭道：「有勞菩薩遠涉，弟子當送一程。」菩薩道：「你不消送，恐怕誤了你師父性命。」行者聞言，歡喜叩別。那妖精早歸了正果。五十三叅，叅拜觀音，且不題。善菩薩收了童子，却說那沙和尚，久坐林間，盼望行者不到，將行李稍在馬上，一隻手執著降妖寶杖，一隻手牽著韉繩，出

松林向南觀看。只見行者欣喜而來。沙僧迎著道：「哥，菩薩怎麼去請菩薩？此時纔來，焦殺我也。」行者道：「你還做甚麼？」老孫已請了菩薩，降了妖怪。行者却將菩薩的法力備陳了一遍。沙僧十分歡喜道：「救師父去也。」他兩個纔跳過洞去，撞到門前，拴下馬匹，舉兵器齊打入洞裡，剿淨了群妖。解下皮袋，放出八戒來。那猓子謝了行者，道：「哥哥，那妖精在那里等我，我去築他幾耙，出出氣來。」行者道：「且尋師父去。」三人徑至後邊，只見師父赤條條，細在院中哭哩。沙僧連忙解繩，行者即取衣服，穿上。三人跪在面前道：「師父吃甚了。」三藏謝道：「賢徒阿，多累你等，怎生降得妖魔也。」行者又

將請菩薩收童子之言備陳一遍。三藏聽得，卽忙跪下，朝南禮拜。行者道：「不消謝他，轉是我們與他作福。」收了一個童子，如今說童子拜觀音五十三齋。衆衆見佛，卽此是也。叟沙僧將洞內寶物收了，且尋米糧安排齋飯，管待了師父。那長老得性命，全虧孫大聖取真經，只靠美猴精。師徒們出洞來，攀鞍上馬，找大路篤志投西行了一個多月，忽聽得水聲振耳。三藏大驚道：「徒弟啞，又是那里水聲？」行者笑道：「你這師父忒也多疑，做不得和尚。我們一同四衆，偏你聽見甚麼水聲？你把那多心經又忘了也。」唐僧道：「多心經乃浮屠山烏巢禪師口授，共五十四句，二百七十個。」

者

我當時耳傳。至今常念。你知我忘了。那句兒。行者道。者。字我當時耳。師父你忘了。無眼耳鼻舌身意。我等出家之人。眼不視色。耳不聽聲。鼻不嗅香。舌不嘗味。身不知寒暑。意不存妄想。如此謂之。祛褪六賊。你如今爲求經念念。在意怕妖魔。不肯捨身。要齋吃動舌。喜香甜。嗅鼻。聞聲。音驚耳。觀事物。疑。眸。招來。這六賊紛紛。怎生得。西天見佛。三藏聞言。默然。沉。爐道。徒弟呵。我。

一自當年別聖君。奔波晝夜甚慇懃。芒鞋踏破山頭露。竹笠冲開嶺上雲。夜靜猿啼殊可歎。月明鳥噪不堪聞。何時滿足三三行。得取如來妙法文。

着眼行者聽畢，忍不住鼓掌大笑道：「這師父原來只是思鄉。難
意若要那三三行滿，有何難哉？」常言道：「功到自然成，哩八
戒回頭道：「哥阿，若照依這般魔障，高就走上千年也不
得成功。」沙僧道：「二哥，你和我一般，搯口鈍腮，不要惹大哥
着眼熱擦，且只捱肩磨担，終須有日成功也。」師徒們正話間，脚
走不停，馬蹄正疾，見前面有一道黑水滔天，馬不能進，四
眾停立崖邊，仔細觀看，但見那

層層濃浪，疊疊渾波，層層濃浪，翻烏濤，疊疊渾波，捲黑
油，近觀不照人身影，遠望難尋樹木形，滾滾一地墨，滔
滔千里灰，水沫浮來如積炭，浪花飄起似翻煤，牛羊不

鴉鵲難飛，牛羊不飲，巖深黑，鴉鵲難飛，怕渺漭。只是
岸上蘆蘋知綠茂，灘頭花草鬪青奇。湖泊江河天下有，
溪源澤洞世間多。人生皆有相逢處，誰見西方黑水河。
唐僧下馬道，徒弟這水怎麼如此渾黑。八戒道：是那家潑
了靛缸了。沙僧道：不然是誰家洗筆硯哩。行者道：你倒且
休胡猜亂道。且設法保師父過去。八戒道：這河若是老豬
過去不難，或是駕了雲頭，或是下河負水，不消頓飯時，我
就過去了。沙僧道：若教我老沙也，只消縱雲躡水，頃刻而
過。行者道：我等容易，只是師父難哩。八戒道：徒弟阿，這河
有多少寬麼。八戒道：約摸有十來里寬。八戒道：你三個計

較著那個駝我過去罷。行者道：八戒駝得，八戒道：不好賦。若是駝著騰雲三尺，也不能攏地。常言道：背凡人重若丘。箇若是駝著負水，轉連我墜下水去了。師徒們在河邊正都商議，只見那上溜頭有一人棹下一隻小船兒來。唐僧喜道：徒弟，有船來了。叫他渡我們過去。沙僧厲聲高叫道：棹船的來渡人，來渡人。船上人道：我不是度船，如何渡人。沙僧道：天上人間方便第一，你雖不是渡船，我們也不是。常來打攪你的，我等是東土欽差取經的佛子，你可方便方便。渡我們過去，謝你。那人聞此言，却把船兒棹近崖邊。扶著漿道：師父呵，我這船小，你們人多，怎能全渡。三藏近

看了那船兒原來是一段木頭刻的。中間只有一個龕
口。只好坐下兩個人。三藏道：「怎生是好？」沙僧道：「這般呵，兩
遭兒渡罷。」八戒就使心術，要躲懶討乖，道：「悟淨，你與大哥
在這邊看著行李馬匹，等我保師父先過去，却再來渡馬。」
教大哥跳過去罷。行者點頭道：「你說的是。」那馱子扶著唐
僧，那稍公撐開船，舉棹冲流，一直而去。方纔行到中間，只
聽得一聲响，唳捲浪翻波，遮天迷目。那陣狂風，十分利害，
好風。

當空一片砲雲起，中流千層黑浪高。兩岸飛沙迷日色，
四邊樹倒掀天慌。翻江攪海龍神怕，捲土揚塵花木癡。

呼呼响若春雷吼陣陣寬如餓虎哮鱗鱗魚蝦朝上種
飛禽走獸失窩巢五湖船戶皆遭難四海人家命不牢
溪內漁翁難把釣河間稍子怎撐篙揭瓦翻磚房屋倒
驚天動地太山搖

這陣風原來就是邪掉船人弄的他本是黑水河中怪物
眼看著那唐僧與豬八戒連船兒漂在水裡無影無形不
知攝了那方去也這岸上沙僧與行者心慌道怎麼好老
師父步步逢災纔脫了癩瘡幸得這一路平安又遇著黑
水遮遮沙僧道莫是翻了船你們往下潛頭找尋去行者
道不是翻船若翻船八戒會水他必然保師父負水而出

我纔見那個掉船的有些不正氣。想必就是這廝。美風把師父拖下水去了。沙僧聞言道：哥哥，何不早說。你看著遇與行李等我下水找尋去來。行者道：這水色不正，恐你不能去。沙僧道：這水比我那流沙河如何。去得去得。好和尚脫了襦衫，我抹了手脚，輪著降妖寶杖，撲的一聲，分開水路，鑽入波中。大踏步行將進去。正走處，只聽得有人言譏。沙僧閃在傍邊偷睛觀看。那壁廂有一座亭臺，臺門外橫封了八個大字，乃是衡陽峪黑水河神府。又聽得那怪物坐在上面道：一向辛苦。今日方能得物。這和尚乃十世修行的好人，但得吃他一塊肉，便做長生不老人。我爲他還

等殺多時。今朝却不負我志。教小的們快把鐵董擡出來。將這兩個和尚。囑圖蒸熟。具東去請二舅爺來。與他暖壽。沙僧聞言。接不住心頭火起。掣寶杖將門亂打。口中罵道。那潑物快送我唐僧師父與八戒二兄出來。說得那門內妖邪。急跑去報禍事。老怪問甚麼禍事。小妖道。外面有一個晦氣色臉的和尚。打著前門罵要人哩。那怪聞言。卽喚取披掛小妖。擡出披掛。老妖結束整齊。手提一根竹節鋼鞭。走出門來。真個是兇頑毒像。但見

方面園睛霞彩亮。捲唇巨口血盆紅。幾根鐵線稀捍擺。兩鬢珠砂亂髮蓬。形似顯靈真太歲。貌如發怒狠雷公。

身披鐵甲團花燦，頭戴金盔簌寶濃。竹節鋼鞭提手內，
行時滾滾拽狂風。生來本是波中物，脫去原流變化寬。
要問妖邪真姓字，前身喚做小鼉龍。

那怪喝道：是甚人在此打我門哩？沙僧道：我把你個無知的潑怪，你怎麼美玄虛變作稍公架舡，將我師父搆來，快早送還饒你性命。那怪呵呵笑道：這和尚不知死活，你師父是我拿了，如今要蒸熟了請人哩。你上來與我見個雌雄，三合敵得我呵，還你師父。如三合敵不得，連你一發都蒸吃了，休想西天去也。沙僧聞言大怒，輪寶杖，劈頭亂打。那怪舉鋼鞭，懸架相還，兩個在水底下這場好殺。

降妖杖與竹節鞭，二人怒發各爭先。一個是黑水河中千載怪，一個是靈霄殿外舊時仙。那個因貪三藏肉，中吃這個爲保唐僧命可憐。都來水底相爭鬪，各要功成兩不然。殺得鯢魚對對插頸，鯢鱉雙雙縮首潛。只聽水府群妖齊擂鼓，門前衆怪亂爭喧。好個沙門真悟淨，單身獨力展威權。躍浪翻波無勝敗，鞭迎杖架兩牽連。算來只爲唐和尚，欲取真經拜佛天。

他二人戰經三十回合，不見高低。沙僧暗想道：這怪物是我的對手，枉自不能取勝。且引他出去，教師兄打他。這沙僧虛丟了個駕子，拖著寶杖就走。那奴僧更不趕來，道你

去罷。我不與你鬪了。我且具柬帖兒去請客哩。沙僧氣呼呼。跳出水來。見了行者道。哥哥。這怪物無禮。行者問你下。去許多時纔出來。端的是甚妖邪。可曾尋見師父。沙僧道。他這裡邊。有一座亭臺。臺門外。橫書八個大字。喚做衡陽。峪。黑水河神府。我閃在一傍邊。聽他在裡面說話。教小的們。泥刷鐵箠。待要把師父與八戒蒸熟了去請他舅爺來。暖湯是我發起怒來。就去打門。那怪物提一條竹節鋼鞭。走出來。與我鬪了這半日。約有三十合。不分勝負。我却使個徉輸法。要引他出來。著你助陣。那怪物乖得緊。他不來。趕我。只要回去具柬請客。我纔上來。行者道。不知是個甚。

麼妖邪。沙僧道：那模樣像一個大鯨，不然便是個鼉龍也。行者道：不知那個是他舅爺，說不了。只見那下灣裡走出一箇老人，遠遠的跪下，叫大聖，黑水河神叩頭。行者道：你莫是那掉船的妖邪？又來騙我麼？那老人磕頭，滴淚道：大聖，我不是妖邪，我是這河內真神。那妖精舊年五月間，從西洋海，趁大潮來，干此處，就與小神交剛。奈我年邁，身衰，敵他不過，把我坐的那衡陽峪黑水神府，就占奪去住了。又傷了我許多水族，我却沒奈何，徑往海內告他，原來西海龍王是他的母舅，不准我的狀子，教我讓與他住。我欲啟奏上天，奈何神微職小，不能得見玉帝。今聞得大聖

到此特來參拜投生萬望大聖與我出力報冤行者聞言
道這等說西海龍王都該有罪他如今攝了我師父與師
弟揚言要蒸熟了去請他舅爺暖壽我正要去拿他幸得你
來報信這等河神你倍著沙僧在此看守等我去海中先
把那海龍王捉來教他擒此怪物河神道深感大聖大恩
行者卽駕雲徑至西洋大海接肋斗捻了避水訣分開波
浪正然走處撞見一個黑魚精捧著一個渾金的請書隨
見從下流頭似箭如梭鑽將上來被行者撲個滿面掣鐵
鏈分頂一下可憐就打得腦漿迸出腮骨查開啜都的一
聲蹶出水面他却揭鬪匾兒看處裡邊有一張簡帖上寫

著恩甥鼠潔頓首百拜。啟上二舅爺赦老大人臺下。向承
雅惠。感感。今因獲得二物。乃東土僧人。實爲世間之罕物。
甥不敢自用。因念舅爺聖誕在邇。特設菲筵。預祝千壽。冀
望車駕速臨。是荷。行者笑道。這厮却把供狀先遞與老孫
也。正纔袖了帖。往前行。早有一個探海的夜叉。望見
行者。急抽身。撞上水晶宮。報大王。齊天大聖孫爺爺來了。
那龍王敖順。卽領衆水族。出宮迎接道。大聖請人小宮。少
坐獻茶。行者道。我還不曾吃你的茶。你到先吃了我的酒。
也。龍王笑道。大聖一向皈依佛門。不勸葷酒。却幾時請我
吃酒來。行者道。你便不曾去吃酒。只是惹草一個吃酒的。

好惡官

罪名了。敖順大驚道：小龍爲何有罪？行者袖中取出陸帖，兒遞與龍王。龍王見了，魂飛魄散，慌忙跪下叩頭道：大聖恕罪。那厮是舍妹第九個兒子，因妹夫錯行了風雨，刻歲了雨數，被天曹降旨，著人管官魏徵丞相夢裡斬了舍妹。無處安身，是小龍帶他到此，恩養成人。前年不幸，舍妹疾故，惟他無方居住，我著他在黑水河養性修真，不期他作此惡孽。小龍卽差人去擒他來也。行者道：你令妹共有幾個賢郎，都在那里作怪？龍王道：舍妹有九個兒子，那八個都是好的。第一個小黃龍，見居淮濱；第二個小驪龍，見居濟濟；第三個青背龍，占了江濱；第四個赤髯龍，鎮守河濱。

第五個徒勞龍與佛祖司鍾第六個穩獸龍與神宮鎮春
第七個敬仲龍與玉帝守擎天華表第八個蜃龍在大家
兄處砥據太岳此乃第九個鼉龍因年幼無甚執事自舊
年纔著他居黑水河養性待成名別遷調用誰知他不道
吾肯冲撞大聖也行者聞言笑道你妹妹有幾個妹丈敖
順道只嫁得一個妹丈乃涇河龍王向年以此被斬舍妹
嬌居于此前年疾故了行者道一夫一妻如何生此幾個
襍種敖順道此正謂龍生九種九種各別行者道我纔心
中煩惱欲將簡帖爲証上奏天庭問你個通同作怪搶奪
人口之罪據你所言是那厮不遵教誨我且饒你這次一

得者忻然相別。徑了避水訣。跳出波濤。徑到了東邊崖上。沙僧與那河神迎著道。師兄。你去時從空而去。怎麼回來。却自河內而回。行者把那打死魚精得簡帖。見龍王與太子同領兵來之事。備陳了一遍。沙僧十分歡喜。都立在岸邊。候接師父。不題。那說那摩昂太子。著介士先到他水府門前。報與妖怪道。西海老龍王太子摩昂來也。妖怪正坐。忽聞摩昂來。心中疑惑道。我差黑魚精投簡帖。拜請二舅爺。這早晚不見回話。怎麼舅爺不來。却是表兄來耶。正說間。只見那巡河的小怪。又來報大王河內有一枝兵屯于水府之西。旗號上書著西海儲君摩昂小帥。妖怪道。這表

凡那也狂妄想是舅爺不得來命他來赴宴既是赴宴如何又領兵勞士咳但恐其間有故教小的們將我的披掛鋼鞭俟候恐一時變暴待我且出去迎他看是何如眾妖領命一個個擦掌摩拳準備這鬪龍出得門來真個見一枝游兵劄營在右片見

征旗飄繡帶畫戟列明霞寶劍凝光彩長槍纓繞花牙彎如月小箭插似狼牙大刀光燦燦短棍硬沙沙鯨鱗鱗並蛤蚌鱗鱗共魚鰓大小齊齊擺干戈似密麻不是元戎令誰敢亂爬躑

隨怪見了徑至那營門前厲聲高叫表表見小弟在此拱

候有請。有一個巡營的螺螺，急至中軍帳，報下殿。殿外有鬩龍叫請哩。太子接二接頂上金盃，束一束鞍，開寶帶，手提一根三稜簡，邁開步，跑出營去道：你來請甚怎麼。龍道：禮道。小弟今早有簡帖，拜請舅爺，想是舅爺見葉若表兄來的，見長既來赴席，如何又勞師動衆，不入水府，扎營在此，又貫甲提兵何也。太子道：你請舅爺做甚。妖怪道：小弟一向蒙恩，賜居于此，久別尊顏，不得_體奉願。昨日捉得一個東土僧人，我聞他是十世修行的元_體當人，吃了他可_體以延壽，欲請舅爺_體請_體上織籠蒸熟，與舅爺_體壽哩。太子噶道：你這廝十分_體懂_體道僧人是誰，妖精道：他是唐朝

來的僧人往西天取經的和尚太子道你只知他是唐僧
不知他手下徒弟利害哩妖怪道他有一個長嘴的和尚
喚做個豬八戒我也把他捉住了要與唐和尚一同蒸吃
還有一個徒弟喚做沙和尚乃是一條黑漢子胸氣色臉
像一根寶杖昨日與我在這門外討師父被我師弟河漢
一頓鋼鞭戰得他敗陣逃生也不見怎的利害太子道
來是你不知他還有一個徒弟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
上方太乙金仙齊天大聖如來保護唐僧往西天拜佛求
經是普陀巖大慈大悲觀音菩薩勸善與他改名喚做孫
悟空行者你怎麼沒得撞出這件禍來他又在我邊

遇著你的差人，奪了請帖，徑入水晶宮，拿捏我父子們有
結連妖邪，搶奪人口之罪，你快把唐僧八戒，送上河邊交
還了孫大聖，憑著我與他倍體，你還好得性命。若有半個
不字，休想得全生。居于此也。那怪聞此言，心中大怒道：
我與你嫡親的姑表，你到反護他人。聽你所言，就教把唐
僧送出天地間。那里有這等容易事也。你便怕他，莫成我
也怕他。他若有手段，敢來我水府門前與我交戰三合，我
纔與他師父若敵不過，我就連他也拿來。一齊蒸熟，也沒
甚麼親人，也不去請客。自家關了門，教小的們唱唱舞舞。
我坐在上面，自由自在，吃他娘不是。太子見說，開口罵道：

這潑邪果然無狀。且不要教孫大聖與你對敵。你敢與我相持麼。那怪道。要做好漢。怕甚麼相持。教取披掛。呼喚一聲。衆小妖跟隨左右。獻上披掛。捧上鋼鞭。他兩個變了臉。各逞英雄。傳號令。一齊擂鼓。這一場。比與沙僧爭鬥。甚是不同。但見那

旌旗照耀。戈戟搖光。這壁廂營盤解散。那壁廂門戶開張。摩昂太子提金簡。閻怪輪鞭急架償。一聲砲响。河兵烈。三棒羅鳴。海士狂。鯁與鯁爭。蟹與蟹鬪。鯨鯨吞赤鯉。鮑鮑起黃鱗。鯊鯊吃鮑鮑。魚走牡蠣。擒煙蛤蚌。慌少撈刺。硬如鐵棍。鱗司針利似鋒芒。鱗鱗追白蟻。鱗鱗捉鼻

鯨鯢一河水怪爭高下，兩處龍兵定弱強。混戰多時波浪滾，摩昂太子賽金剛。喝聲金簡當頭重，拿住妖魁作怪王。

這太子將三稜簡，閃了一個破綻。那妖精不知是詐，鑽將進來，又使個解數，把妖精右臂，只一簡打了個踉蹌。趕上前，又一拍脚，跌倒在地。眾海兵一擁上前，揪認住。將繩子背綁了，雙手將鐵索穿了琵琶骨，拿上岸來，押至孫行者面前道：大聖，小龍子捉住妖魁，請大聖定奪。行者與沙僧見了道：你這厮不遵旨令，你舅爺原著你在此居住，教你養性存身，待你名成之日，別有遷用。你怎麼強占米神

之宅倚勢行兇欺心誑上弄玄虛騙我師父師弟我待要
打你這一棒奈何老孫這棒子甚重略打打兒就了了性命
你將我師父安在何處哩那怪叩頭不住道大聖小龍
不知大聖大名却纔逆了表兄驕強背理被表兄把我拿
住今見大聖幸蒙大聖不殺之恩感謝不盡你師父還細
在那水府之間望大聖解了我的鐵索放了我手等我到
河中送他出來摩昂在傍道大聖這厮是個逆怪他極極
詐若放了他恐生惡念沙和尚道我認得他那里等我尋
師父去他兩個跳入水中徑至水府門前那里門扇大開
裏無一個小卒直入亭臺裡面見唐僧八戒赤條條都纏

在那里沙僧卽忙解了師父。河神亦隨解了八戒。一家背
著一個。出水面。徑至岸邊。豬八戒見那妖精鎖綁在側。急
掣鋌。上前就築。口裡罵道。潑邪畜。你如今不吃我了。行者
扯住道。兄弟。且饒他死罪罷。看教順賢父子之情。摩昂進
禮道。大聖。小龍子不敢久停。既然救得師父。我帶這廝去
見家父。雖大聖饒了他死罪。家父決不饒他活罪。定有發
落處置。仍回復大聖謝罪。行者道。既如此。你領他去罷。衆
多拜上。今尊尚容面謝。那太子押著那妖潑。投水中。帥領
游兵。徑轉西洋大海。不題。却說那黑水河神。謝了行者道。
蒙大聖復得水府之恩。唐僧道。徒弟呵。如今還在東岸。

如何渡此河也。河神道：老爺勿慮，且請上馬。小神開路引老爺過河。那師父纔騎了白馬，八戒採著韉繩，沙和尚挑了行李，孫行者扶持左右，只見河神作起阻水的法術，將上流攔住，須臾下流撒乾，開出一條大路。師徒們行過西邊，謝了河神，登崖上路。這正是

禪僧有救，斬西域。

徹地無波過黑河。

畢竟不知怎生得拜佛求經，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行者說心經處，大是可思。不若今之講師，記得些子舊講說，便出來做買賣也。○今之講經和尚，既不虔

那猴子又要弄這猴子怎的○妖淫○
有滑陽之情不比世人若表兄弟反目豈比世人一
般矣

第四十四回

法身元運逢車力

心正妖邪度脊關

詩曰

求經脫瘴向西遊，無數名山不盡休。
免走鳥飛催盡處，鳥啼花落自春秋。
微塵眼底三千界，錫杖頭邊四百州。
宿水飡風登紫陌，未期何日是回頭。

話說唐三藏幸虧龍子降妖，黑水河神開路，師徒們過了黑水河，找大路一直西來，真個是迎風冒雲，戴月披星，行勾多時，又值早春天氣，但是

三陽轉運，萬物光輝，三陽轉運，滿天明媚，開園畫

生輝遍地芳菲設繡茵。梅殘數點雪。麥漲一川雲。漸開
水解山泉溜。盡放萌芽沒燒痕。正是那太昊乘震勾芒
御辰。花香風氣暖。雲淡日光新。道傍楊柳舒青眼。膏雨
滋生萬象春。

師徒們在路上遊觀景色。緩馬而行。忽聽得一聲吆喝。好
便似千萬人納喊之聲。唐三藏心中害怕。兜住馬不能前
進。急回頭道。悟空。是那裏這等响振。八戒道。好一似地裂
山崩。沙僧道。也就如雷聲霹靂。三藏道。還是人喊馬嘶。孫
行者笑道。你們都猜不著。且住待老孫看是何如。好行者
將身一縱。踏雲光起在空中。睁眼觀看。遠見一座城池。又

近觀到也。祥光隱隱，不見甚麼凶氣紛紛。行者暗自沉吟道：「好去處，如何有响聲振耳？」那城中又無旌旗，朔灼瓦鼓，光明又不是砲聲响振。何以若人馬誼譁，正議間，忽是那城門外有一塊沙灘空地，攢簇了許多神樹。在那里，梵皇兒哩，原來是一齊著力打號，齊喊大力王菩薩，所以驚動唐僧行者。漸漸按下雲頭來看處，呀！那車子裝的，都是磚瓦木植土坯之類，灘頭上坡坂最高，又有一道夾脊小路，兩座大關，關下之路，都是直立壁陡之崖。那車兒怎麼推得上去？雖是天色和暖，那些人，擲也，承衫蓋縷，看花釀子，分寤道：「行者心疑道，想是修蓋寺院，他道里，五穀豐登。」

不出雜工人來。所以這和尚親自努力。正自猜疑未定。只見那城門裡搖搖擺擺。走出兩個少年道士來。你看他怎生打扮。但見他

頭戴星冠。身披錦繡。頭戴星冠。光耀耀。身披錦繡。綵霞飄。足踏雲頭。履腰繫熟絲絛。而如滿月多聰俊。形似瑤天仙客。嬌

那些和尚。見道士來。一個個心驚膽戰。加倍着力。恨苦的拽那車子。行者就曉得了。咦。想必這和尚們怕那道士。不然呵。怎麼這等著力拽扯。我曾聽得人言。西方路上有箇敬道滅僧之處。斷乎此間是也。我待要回報師父。奈何事

不明白又惹他怪。道我這等一個伶俐之人，就不能探個實信，且等下去問得明白，好回師父話。你道他來問誰，好大聖按落雲頭，去那城脚下，搖身一變，變做個遊方的雲水全真。左臂上掛著一個水火藍兒，手敲著漁鼓，口唱修道清詞，近城門迎著兩個道士，當面躬身道：道長貧道起手。那道士還禮道：先生那里來的？行者道：我弟子

雲遊于海角，浪蕩在天涯。今朝來此處，欲募善人家。

動問二位道長，這城中那條街上好道？那個甚是好賢？我貧道好去化些齋吃。那道士笑道：你這先生，怎麼說這等敗興的話？行者道：何為敗興？道士道：你要化些齋吃，却不

是敗興行者道。出家人以乞化爲由。却不化齋吃。怎生有錢買。道士笑道。你是遠方來的。不知我這城中之事。我這城中。且休說文武官員。好道富民長者。愛賢大男小女。見我等拜請奉齋。這般都不須掛齒。頭一等就是萬歲君王。好道愛賢行者道。我貧道一則年幼。二則遠方乍來。實是不知。煩二位道長。將這里地名君王好道愛賢之事。細說一遍。足見同道之情。道士說此。城名喚車遲。宮齋殿上。君王與我們有親。行者聞言。呵呵笑道。想是道士急了。皇帝他道不是。只因這二十年前。民遭亢旱。天無點雨。地絕穀苗。不論君臣黎庶。大小人家。家家沐浴焚香。戶戶拜天。

霖雨正都在倒懸握命之處。忽然天降下三個仙長來。攔
核生靈行者問道。是那三個仙長。道士說。便是我家師父。衍
行者道。尊師甚號。道士云。我大師父號做虎力大仙。二師
父鹿力大仙。三師父羊力大仙。行者問曰。三位尊師。有甚
少法力。道士云。我那師父呼風喚雨。只在翻掌之間。指空
爲油。點石成金。却如轉身之易。所以有這般法力。能奪天
地之造化。換星斗之玄微。君臣相敬。與我門結爲親也。行
者道。這皇帝十分造化。常言道。術動公卿。老師父有這般
手段。結了親。其實不虧他。噫。不知我貧道可有星塵緣。難
得見那老師父一面哩。道士笑曰。你要見我師父。有何難。

和尚道
士先申

那一個
不是靠

胸貼肉
的

和尚若
依

處我兩個是他靠胸貼肉的徒弟我師父却又好道愛聽
只聽見說個道字就也接出大門若是我兩個引進你乃
吹灰之力行者深深的唱個大惹道多承舉薦就此進去
罷道士說且少待片時你在这里坐下等我兩個把公裏
幹了來和你進去行者道出家人無拘無束自由自在有
甚公事道士用手指定那沙灘上僧人他做的是我家生
活恐他躲懶我們去點他一卯就來行者笑道道長差了
僧道之輩都是出家人爲何他替我們做活伏我個點卯
道士云你不知道因當年求雨之意僧人在一邊拜佛進
士在一邊告斗都請朝廷的糧價誰知那和尚不中用

念空經不能濟事。後來我師父一到，喚雨呼風，拔濟了萬民塗炭，却纔惱了朝廷。說那和尚無用，拆了他的山門，罷了他的佛像，追了他的度牒，不放他回鄉，御賜與我們家做活，就當小廝一般。我家裡燒火的也是他，掃地的也是他，頂門的也是他。因為後邊還有住房，未曾完備，著這和尚來揀磚瓦，拖木植，起蓋房宇，只恐他貪頑躲懶，不肯做。單所以著我兩個去查點查點，行者聞言，扯住道士，滿口道：「我說我無緣，真個無緣，不得見老師父尊面。」道士道：「你不得見面，猶若道我貧道在方上雲遊。」一則是為性命，二則也為尋親。道士問：「你有甚麼親？」行者道：「我有一個。」

張

父自幼出家，削髮爲僧，向日年程饑饉，也來外面求乞。這幾年不見回家，我念祖上之恩，特來順便尋訪，想必是避在此等地方，不能脫身，未可知也。我怎的尋着他見一面，纔可與你進城。道士云：這般却是容易。我兩個且坐下，卽煩你去沙灘上替我一查，只點頭，自有五百名數目，便罷。看內中那個是你令叔，果若有啞，我們看道中情分，放他去了，却與你進城好麼。行者頂謝不盡，長揖一聲，別了道士，敲着漁鼓，徑往沙灘之上，過了雙關，轉下夾脊，那和尚一齊跪下，磕頭道：爺爺，我等不曾躲懶，五百名半，儘不少，都在此扯車哩。行者看見，暗笑道：這些和尚，被道士打

如今齊
道士也

反骨
和尚太
多

怕了見我這假道士就這般悚懼若是個真道士好道也
活不成了行者又握手道不要跪休怕我不是監工的我
來此是尋親的眾僧們聽說認親就把他圈子陣圍將上
來一個個出頭露面咳嗽打响巴不得要認出去道不知
那個是他親哩行者認了一會呵呵笑將起來眾僧道老
爺不認親如何發笑行者道你們知我笑甚麼笑像這
和尚全不長俊父母生下你來皆因命犯葉益妨爺就
或是不招姊妹或燒或你捨斷了出家你怎的不遵三寶不
敬佛法不去或燒或拜或却怎麼與道士傭工作奴婢或
眾僧道老爺你善堂裏們哩你若人家想是個外邊來的

來知我這里利害。行者道：果是外方來的，其實不知你這里，有甚利害。衆僧滴淚道：我們這一國君王，偏心無道，只喜得是老爺等輩，惱的是我們佛子。行者道：爲何來。衆僧道：只因呼風喚雨，三個仙長來此處滅了我等，哄信君王，把我們寺拆了，度牒追了，不許歸鄉，亦不許補役當差，賜與那仙長家使，磨苦楚難當。但有個遊方道者至此，卽請拜王領賞。若是和尚來，不分遠近，就拿來與仙長家傭工。行者道：想必那道士還有甚麼巧法術，誘了君王。若只是呼風喚雨，也都是傍門小法術耳。安能動得君心。衆僧道：他會煉砂乾汞，打坐存神，點水爲油，點石成金。如今與

三清觀宇對天地晝夜看經懺悔祈君王萬年不老所以
就把君心感動了行者道原來這般你們都走了便罷衆
僧道老爺走不脫那仙長奏准君王把我們畫了影身圖
四下裡漫川張掛他這車遲國地界也寬各府州縣鄉村
店集之方都有一張和尚圖上面是御筆親題若有官職
的拿得一個和尚高陞三級無官職的拿得一個和尚就
賞白銀五十兩所以走不脫且莫說是和尚就是剪髮弄
子毛稀的也都難逃四下裡快手又多緝事的又廣憑你
怎麼也是難脫我們沒奈何只得在此苦捱行者道既然
如此你們死了便罷衆僧道老爺有死的到處捉來與本

處和尚也。共有二千餘衆。到此熬不得苦楚。受不得勞碌。忍不得寒冷。服不得水土。死了有六七百。自盡了有七八百。只有我這五百個不得死。行者道。怎麼不得死。衆僧道。懸梁繩斷。刀刎不疼。投河的飄起不沉。服藥的身安不損。行者道。你卻造化。天賜汝等長壽哩。衆僧道。老爺啞。你少了一個字兒。是長受罪哩。我等日食三餐。乃是糙米。熬得稀粥。到晚就在沙灘上。冒露安身。纔合服。就有神人擁護。行者道。想是累苦了。見鬼麼。衆僧道。不是鬼。乃是六丁六甲。護教伽藍。但至夜。就來保護。但有要死的。就保著不教他死。行者道。這些神。却也沒理。只該教你們早死。早生。天

發

却來保護怎的。衆僧道：他在夢寐中勸解我們，教不要熱死。且苦捱著，等那東土大唐聖僧往西天取經的羅漢，他手下有個徒弟，乃齊天大聖神通廣大，專秉忠良之心，與人間報不平之事。濟困扶危，恤孤念寡，只等他來顯神通，滅了道士，還敬你們沙門禪教哩。行者聞得此言，心中暗笑道：莫說老孫無手段，預先神聖早傳名。他急抽身敲着漁鼓，別了衆僧，徑來城門口，見了道士，那道士迎著道：老聖那一位是令親行者？道：五百個都與我有親。個道士笑道：你怎麼就有許多親行者？道：一百個是我左隣，一百個是我右舍，一百個是我黨，一百個是我親黨，一百個

是我交契。你若肯把這五百人都放了。我便與你進去。不放。我不去了。道士云。你想有些風病。一時間就胡說了。那些和尚。乃國王御賜。若放一二名。還要在師父處遞了病狀。然後補個死狀。纔了得哩。怎麼說都放了。此哩不通不通。且不要說我家没人使喚。就是朝廷也要怪他。那里長要差官查勘。或時御駕也親來點劄。怎麼敢放行者道。不放。麼道士說不放。行者連問三聲。就怒將起來。把耳際裡鐵棒取出。迎風捻了一捻。就碗來粗細。晃了一晃。照道士臉上。一刮。可憐就打得頭破血流。身倒地。皮開頸折。腦漿碎。那灘上僧人。遠遠望見。他打殺了兩個道士。丟了車兒。

跑將上來道。不好了。不好了。打殺皇親子。行者道。那個是皇親。衆僧把他簾其陣圍了。道他師父。上殿不奉王。下殿不辭主。朝廷常稱做國師。兄長先生。你怎麼到這里闖禍。他徒弟出來監工。與你無干。你怎麼把他來打死。那仙長不說是你來打死。只說是來此監工。我們害了他性命。我等怎了。且與你進城去。會了人。命出來。行者笑道。列位佛。讓我不是雲水全真。我是來救你們的。衆僧道。你到打他。人。害了我們。添了担鬼。如何是救我們的。行者道。我是大唐釋聖僧徒弟孫悟空行者。特來此救你們性命。衆僧道。不是不是。那老叢我們認得他。行者道。又不曾會他。如何。

聽得衆僧道。我們夢中嘗見一個老者。自言太白金星。常
教誨我等。說那孫行者的模樣。莫教錯認了。行者道。他和
你怎麼說來。衆僧道。他說那大聖。

磕額金睛靚亮。圓頭毛臉無腮。咨牙尖嘴。性情乖貌。比
雷公古怪。慣使金箍鐵棒。曾將天闕攻開。如今飯正。儘
僧來專救人間災害。

行者聞言。又噓又喜。喜道。替老孫傳名。嗔道。那老賊。憊
把我的元身。都說與這夥凡人。忽失聲道。列位誠然。認我
不是。孫行者。我是孫行者的門人。來此處學闡禍。要子的
那里。不是孫行者來了。用手向東一指。哄得衆僧。兩頭。

却現了本相。眾僧們方纔認得。一個個倒身下拜。道：「爺爺，我等凡胎肉眼，不知是爺。爺顯化，望爺爺與我們雪恨。油可炭早進城降妖從正也。行者道：「你們且跟我來。眾僧等隨着左右，那大聖徑至沙灘上，使個神通，將車兒拽過兩關。窸道過夾脊提起來，摔得粉碎，把那些磚瓦木桶盡拋下坡。反道喝教眾僧散，莫在我手脚邊等。我明日見這皇帝，滅却道眾士眾僧道：「爺爺，我等不敢遠走，但恐在官人拿住，解來却。又吃打發贖返，又生災。行者道：「既如此，我與你個護身法兒，好大聖把毫毛拔了一把，嚼得粉碎，每一個和尚與無繩一截，都教他拴在無名指上，裡無拴著拳頭，只情走路。」

人敢拿你便罷。若有人拿你，攢緊了拳頭，叫一聲齊天大聖，我就來護你。衆僧道：爺爺倘若去得遠了，看不見你，叫你不應，怎麼是好？行者道：你只管放心，就是萬里之遙，可保全無事。衆僧有膽量大的，捻著拳頭，悄悄的叫聲齊天大聖，只見一個雷公站在面前，手執鐵棒，就是千軍萬馬，也不能近身。此時有百十衆，齊叫是有百十個大聖護持。衆僧叩頭道：爺爺果然靈顯。行者又分付叫聲寂字，還你頑皮，敢了，真是叫聲寂，依然還是毫毛在那指甲縫裡。衆和尚却纔歡喜逃生，一齊而散。行者道：不可十分遠遁，聽我城中消息，但有招僧擄出，就進城還我毫毛也。五百個

尚裏的東西，西的西，走的走，立的立，四散不題，却說那唐僧
在路傍，等不得行者回話，教猪八戒引馬投西，遇著些僧
人奔走，將近城邊，見行者還與十數個未散的和尚，在那
裏三藏勒馬道：「悟空，你怎麼來打聽個响聲，許久不回來，
者引了十數個和尚對唐僧馬前施禮，將上項事說了一
遍。」三藏大驚道：「這般呵，我們怎了？」那十數個和尚道：「老
放心，孫大聖爺，乃天神降的，神通廣大，定保老爺無虞。」
我等是這城裡勅建智淵寺內僧人，因這寺是先王太祖
御造的，見有先王太祖神像，在內未曾折毀，城中寺院太
小，盡皆折了，我等請老爺，趕早進城，到我荒山安下，待明

日早朝孫大聖必有處置行者道汝等說得是也罷趁早
進城去來那長老却纔下馬行到城門之下此時已太陽
西墜過吊橋進了三層門裡街上人見智淵寺的和尚牽
馬挑包盡皆迴避正行時却到山門前但見那門上高懸
著一面金字大扁乃勅建智淵寺衆僧推開門穿過金剛
殿奸賊把正殿門開了唐僧把袈裟披起拜畢金身方入衆僧
時看家的老和尚走出來看見行者就拜道你爺你爺你來了
行者道你認得我是那個爺爺就是這等呼拜那和尚道
我認得你是齊天大聖孫爺爺我們夜夜夢中見你太白
金星常常來托夢說道只等你來我們纔得性命今日果

見尊顏與夢中無異。爺爺喜得早來，再遲一兩日，我等已俱做鬼矣。行者笑道：請起請起。明日就有分曉。眾僧安排了齋飯，他師徒們吃了，打掃乾淨，方丈安寢一宿。二更時候，係大聖心中有事，候睡不著，只聽得那里吹打悄悄，的爬起來，穿了衣服，跳在空中觀看。原來是正南上燈燭發煌，低下雲頭，仔細再看，却乃是三清觀道士禳星哩。但見那

靈區高殿，福地真堂。靈區高殿，巍巍壯似蓬壺景福地。
真堂隱隱，清如化樂宮。兩邊道士奏笙簧，正面高公敬。
玉簡宣理消災懺，開講道德經。揚塵幾度盡傳符，表白

一番皆俯伏，咒水發激燭，焰飄搖，冲上界查，罡佈斗，香煙馥郁透清霄，案頭有供獻新鮮，卓上有齋筵豐盛。

殿門前掛一聯黃綾織錦的對句，上繡著二十二個大字云。

劫甚

雨順風調，願祝天尊無量法，河清海晏，祈求萬歲有餘年。

行者見三個老道士，披了法衣，想是那虎力、鹿力、羊力大仙，下面有七八百個散眾，司鼓、司鍾、侍香、表白，盡都侍立兩邊，行者暗自喜道：我欲下去，與他混一混，奈何單絲不線，孤掌難鳴，且回去照顧八戒、沙僧一同來耍耍，按落祥

雲徑至方丈中。原來八戒與沙僧通脚睡著。行者先叫悟淨。沙和尚醒來道：「哥哥，你還不曾睡哩。」行者道：「你且起來。我和你受用些來。」沙僧道：「半夜三更，口枯眼澀，有甚受用。」行者道：「這城裡果有一座三清觀，觀裡道士們修醮，三清殿上有許多供養，饅頭足有斗大，燒果有五六十斤，一個觀飯無數，果品新鮮，和你受用去來。」那猪八戒睡夢裡聽見說吃好東西，就醒了，道：「哥哥就不帶挈我些兒。」行者道：「兄弟，你要吃東西，不要大呼小叫，驚醒了師父，都跟我來。」他兩個套上衣服，悄悄的走出門前，隨行者踏了雲頭，跳將起去。那猓子看見燈光，就要下手。行者扯住道：「且休忙。」

待他散了方可下去。八戒道：「他纔念到典頭上，却怎麼肯散？行者道：『等我弄個法兒。』他就散了好大聖，捻著訣，念個咒語，往巽地上吸一口氣，呼的吹去，便是一陣狂風，徑直捲盡那三清殿上，把他些花瓶、竹臺、四壁上懸掛的功德，一齊刮倒，遂而燈火無光，眾道士心驚膽戰，虎力大仙道：「徒弟們且散，這陣神風所過，吹滅了燈燭香花，各人歸寢。明朝早起，多念幾卷經文補數。」眾道士果各退回。這行者却引入戒沙僧，按落雲頭，闖上三清殿，獸子不論生熟，拿過燒果來，張口就啃。行者掣鐵棒，著手便打。八戒縮手躲過，道：「還不曾嘗者甚麼滋味。」就打行者道：「莫要小家子行。」

日叙禮坐下受用。八戒道：「不差偷東西吃，還要叙禮。若是

請將來，却要如何？」行者道：「這上面坐的是甚麼菩薩？」八戒

笑道：「三清也認不得。」却認做「甚麼菩薩？」行者道：「那三清、八

戒道中間的是元始天尊，左邊的是靈寶道君，右邊的是

太上老君。行者道：「都要變得這般模樣，纔吃得安穩哩。」那

獸子急了，聞得那香噴噴，俱養要吃。爬上高臺，把老君一

嘴拱下去。道老官兒，你也坐得殼了，讓我老猪坐坐。」八戒

變做太上老君，行者變做元始天尊，沙僧變作靈寶道君。

把原像都推下去。及坐下時，八戒就搶大饅頭吃。行者道：

「莫忙哩。」八戒道：「哥哥變得如此，還不吃等甚？」行者道：「兄弟

啞吃東西事小泄漏天機事大這聖像都推在地下倘有起早的道士來撞鐘掃地或絆一個根頭却不走漏消息你把他藏過一邊來八戒道此處路生摸門不著却那里藏他行者道我纔進來時那右手下有一重小門兒那裡而穢氣觸人想必是個五穀輪迴之所你把他送在那里去罷這獸子有些夯力量跳下來把三個聖像拿在肩膀上扛將出來到那廂用脚登開門看時原來是個大東廂笑道這個弼馬溫著然會嘴美舌把個毛坑也與他起個道號叫做甚麼五穀輪迴之所那獸子扛在肩上且不丟了去口裡呱呱嚙嚙的禱道

三清三清我說你聽遠方到此慣滅妖精欲享供養無處安寧借你坐位略略少停你等坐久也且暫下毛坑你平日家受用無窮做個清淨道士今日裡不免享些穢物也做個受臭氣的天尊。

觀罷烹的望裡一擦濟了半衣襟臭水走上殿來行者道可藏得好麼八戒道藏便藏得好只是濟起些水來污了衣服有些醜醜臭氣你係惡心行者笑道也罷你且來受用但不知可得個乾淨身子出門哩那馱子還變做老君三人坐下盡情受用先吃了大饅頭後吃簇盤觀餛飩心梅爐餅羹油燻蒸酥那聖香甚麼冷熱任情吃起原來破

行者不大吃煙火食。只吃幾個果子。陪他兩個。那一頓如
流星赶月。風捲殘雲。吃得罄盡。已此沒得吃了。還不走路。
且在那里閑講。消食耍子。噫。有這般事。原來那東廊下。有
一個小道士。纔睡下。忽然起來道。我的手鈴兒。忘記在殿
上。若失落了。明日師父見責。與那同睡者道。你睡著。等我
尋去。急忙中不穿底衣。止扯一領直裰。徑到正殿中尋鈴。
摸來摸去。鈴兒摸著了。正欲回頭。只聽得有呼吸之聲。道
士害怕。急拽步往外走。時不知怎的。躡著一個蕩枝核子。
撲的滑了一跌。嘴的一聲。把個鈴兒跌得粉碎。猪八戒忍
不住呵呵大笑出來。把個小道士。說走了三魂。驚回了七

魄一步一跌撞到那方丈外打著門叫師公不好了禍事
了三個老道士還未曾睡卽開門問有甚禍事他戰戰兢兢
道弟子忘失了手鈴兒因去殿上尋鈴只聽得有人呵
呵大笑險些兒說殺我也老道士聞言卽叫掌燈來看是
甚麼邪物一聲傳令驚動那兩廊道士大大小小都爬起
來點燈著火往正殿上觀看不知端的何如且聽下回分
解

總評

僧也不要滅道道也不要滅僧只要做和尚便做個
真正和尚做道士便做個真正道士自然各有好處

嘗說真正儒者決不以二氏爲異端也。意可與語此者誰乎。

第四十五回

三清觀大聖留名

車遲國猴王顯法

一。班。頭。
那說孫大聖左手把沙和尚捻一把右手把猪八戒捻一把他二人却就省悟坐在高處板著臉不言不語憑那道士點燈著火前後照看他三個就如泥塑金粧一般模樣虎力大仙道沒有歹人如何把供獻都吃了鹿力人仙道却像人吃的勾當有皮的都剝了皮有捺的擲吐出盤却怎麼不見人形羊力大仙道師兄勿疑想是我削皮心志意在此晝夜誦經前後申文又是朝廷名號斷然齣動天尊想是三清爺爺聖駕降臨受用了這些供養趁今

從未返鶴駕在斯我等可拜告天尊懇求些聖水金丹進
與陛下却不是長生永壽見我們的功果也虎力大仙道
說的是教徒弟們勸樂誦經一壁廂取法衣來等我步罡
拜禱那些小道士俱遵命兩班兒擺列齊整啣的一聲磬
响齊念一卷黃庭道德真經虎力大仙披了法衣擎著玉
簡對面舞蹈揚塵拜伏于地朝上啓奏道

誠惶誠恐稽首歸依臣等典教仰望清虛滅僧卻俚敬
道光輝勅修寶殿御制庭闈廣陳供養高掛龍旗通霄
秉燭鎮日香積一誠達上萬敬波歸今蒙降駕未返仙
車望賜些金丹聖水進與朝廷壽比南極

長

飛聞言心中忐忑默對行者道：這是我們的不是，吃了東西且不走路，直等這般禱祝，却怎麼答應？行者又捻一把忽地開口，叫聲：「晚輩小仙，且休拜祝，我等自蟠桃會上來的，不曾帶得金丹聖水，待改日再來垂賜。」那些大小道士聽見說出話來，一個個抖衣而戰，道：「爺爺啞，活天尊臨凡，是必莫放，好歹求個長生的法兒。」鹿力太仙上前又拜云。

揚塵頓首，謹辨丹誠。微臣歸命，俯仰三清。向來此界，興道除僧。國王心喜，敬重玄齡。羅天大醮，徹夜看經。幸天尊之不棄，降聖駕而臨庭。俯求垂念，仰望恩榮。是必留

些聖水與弟子們延壽長生

頰皮

沙僧捻著行者，默默的，道：「哥，啞，要得緊，又來禱告了行者。」
道：「其他些罷。」八戒寂寂道：「那里有得。」行者道：「你只看著我。」
我有時，你們也都有的。那道士吹打已畢，行者開言道：「那晚，請小仙不須伏拜，我欲不留些聖水與你們，恐滅了苗裔。若要與你，又忒容易了。」衆道開言：「一齊俯伏叩頭道：『真聖天尊，念弟子恭敬之意，千乞喜賜些須。我弟子廣宣道德，奏國王，普敬玄門行者道。』」
既如此，取器加來。那道士一齊頓首謝恩。虎力大仙情強，就擡一口大鉢，放在殿上。鹿力大仙端一砂盆，安在供卓之上。羊力大仙把花瓶擗了。

避事

打罵道
士吃尿
不妙

花移在中間。行者道：你們都出殿前，掩上格子，不可洩了天機。好留與你些聖水。衆道一齊跪伏丹陛之下，掩了殿門。那行者立將起來，掀著虎皮裙，撒了一花瓶臊溺，搗入戒兒了。歡喜道：哥呵，我把你做這年兄弟，只這些兒不曾弄我，我纔吃了些東西，道要幹這個事兒哩。那猓揭衣服，忽喇喇就似呂梁洪倒下板來，沙沙的溺了一砂盆。沙和尚却也撒了半缸，依舊整衣端坐在上道。小仙領聖水，那些道士推開格子，磕頭禮拜，謝恩擡出缸去，將那瓶盆總歸一處。教徒弟取個鍾子來嘗嘗。小道士即便拿了一個茶鍾，遞與老道士。道士昏出一鍾來，喝下口去，只情抹唇。

頑皮惡
狀至此
可發大
笑

咂嘴鹿力大仙道師兄好吃麼老道士努著嘴道不甚好吃有些醜醜之味羊力大仙道等我嘗嘗也喝了一口道有些猪溺臊氣行者坐在上面聽見說出這話兒來已是識破了道我弄個手段索性留個名罷大叫云

道號道號你好胡思那個三清宵降凡基吾將真姓說與你知大唐僧衆奉旨來西良宵無事下降宮闈吃了供養閑坐嬉嬉蒙你叩拜何以答之那里是甚麼聖水你們吃的都是我一溺之尿

那道士聞得此言攔住門一齊動叉鈿掃帚瓦塊石頭沒頭沒臉往裡而亂打好行者左手挾了沙僧右手挾了八

戒闍出門，駕著祥光，徑轉智淵寺方丈，不敢驚動師父。三人又復睡下，早是五鼓三點，那國王設朝，聚集兩班文武，四百朝官，但見絳紗燈火光明，寶鼎香雲瓊蕊。此時唐三藏醒來，叫徒弟、徒弟，伏侍我倒換關文去來。行者與沙僧入戒，急起身，穿了衣服，侍立左右。道上告師父：這昏君信著那些道士，與道滅僧，恐言語差錯，不肯倒換關文。幾箇護持師父，都進朝去也。唐僧大喜，披了錦襴袈裟，行者帶了通關文牒，教悟淨捧著鉢盂，悟能拿了錫杖，將行囊馬匹，交與智淵寺僧看守。徑到五鳳樓前，對黃門官作禮，報了姓名。言是東土大唐取經的和尚，來此倒換關文，煩爲

轉奏那閻門大使進朝，俯伏金階，奏曰：外面有四個和尚，說是東土大唐取經的，欲將倒換關文。現在五鳳樓前候旨。國王聞奏，道這和尚沒處尋死，却來這裡尋死。那巡捕官員，怎麼不拿他解來。傷邊閃過營寫的太師啓奏，道東土大唐乃南瞻部洲，號曰中華大國。到此有萬里之遙，路多妖怪。這和尚一定有些法力，方敢西來。望陛下看中華之遠，僧且召來驗牒，庶不失善緣之意。國王准奏，把唐僧等宣至金鑾殿下。師徒們排列塔前，捧關文遞與國王。國王展開方看，又見黃門官來奏三位國師來也。慌得國王收了關文，急下龍座，著近侍的設了綉墩，躬身迎接。

三藏等回頭觀看，見那大仙，搖擺擺擺，後帶著一雙丫髻，蓬頭的小童兒，徃裡直進，兩班官控背躬身，不敢仰視。他上了金鑾殿，對國王徑不行禮。那國王道：「國師，朕未曾奉請，今日如何肯降？」老道士云：「有一事奉告，故來也。那四個和尚，是那國來的？」國王道：「是東土大唐差去西天取經的。」來此倒換關文。那三道士鼓掌大笑道：「我說他走了，原來還在這里。」國王驚道：「國師有何話說？」他纔來報了姓名，正欲拿送國師使用，怎奈當駕太師所奏有理，朕因看遠來之意，不減中華善緣，方纔召入驗牒，不期國師有此問，想是他月犯尊顏，有得罪處也。」道士笑云：「陛下不知，他昨日

來的在東門外打殺了我兩個徒弟放了五百個囚僧。碎車輛夜間闖進觀來把三清聖像毀壞偷吃了御賜供養我等被他蒙蔽了。只道是天尊下降求些聖水金丹進與陛下指望延壽長生。不期他遺些小便哄瞞我等我等各喝了一口嘗出滋味正欲下手擒拿他卻走了。今日還在此間正所謂冤家路兒窄也。那國王聞言發怒欲誅囚衆孫大聖合掌開言厲聲高叫道陛下暫息雷霆之怒容僧等啓奏國王道你冲撞了國師國師之言豈有差謬行者道他說我昨日到城外打殺他兩個徒弟是誰知証我等且曲認了若兩個和尚償命還放兩油去取經他又說

我摔碎車轆，放了四僧。此事亦無見証，料不該死。再者一個和尚領罪罷了，他說我毀了三清閣了觀宇，這又是栽害我也。國王道：怎見栽害行者？道我僧乃東土之人，乍來此處，街道尚且不通，如何夜裡就知他觀中之事？既遣下小便，就該當時捉住，却這早晚坐名害人。天下假名托姓的無限，怎麼就說是我？望陛下回喚詳察。那國王本來昏亂，被行者說了一遍，他就決斷不定，正疑惑之間，又見黃門官來奏。陛下門外有許多鄉老聽宣。國王道：有何事？餘卿命宣來。宣至殿前，有三四十名鄉老朝上叩頭道：萬歲。今年一春無雨，但恐夏月乾荒，特來啓奏，請那位國師。

爺祈一場甘雨。普濟黎民。國王道。鄉老且退。就有雨來也。鄉老謝恩而出。國王道。唐朝僧衆。朕敬道滅僧。爲何只爲當年求雨。我朝僧人。更未嘗求得一點。幸天降國師。拯援塗炭。你今遠來。冒犯國師。本當即時問罪。姑且恕你。收與我國師。賭勝求雨麼。若祈得一場甘雨。濟度萬民。朕即饒你罪名。倒換關文。放你西去。若賭不過。無雨。就將汝等推赴殺場。典刑示衆。行者笑道。小和尚也。曉得些兒求禱。國王見說。卽命打掃壇場。一壁廂教擺駕。寡人親上五鳳樓觀看。當時多官擺駕。須臾上樓坐了。唐三藏隨着行者沙僧。八戒侍立樓下。那三道士陪國王坐在樓上。少時間。一

員官飛馬來報。壇場諸色皆備。請國師爺爺登壇。那虎力大仙欠身拱手。辭了國王。徑下樓來。行者向前攔住道。先生那里去。大仙道。登壇祈雨。行者道。你也忒自重了。更不讓我遠鄉之僧也罷。這正是強龍不壓地頭蛇。先生先去。必須對君前講開。大仙道。講甚麼。行者道。我與你都上壇祈雨。知雨是你的。是我的。不見是誰的功績了。國王在上。聽見心中暗喜。道那小和尚說話到有些筋節。沙僧聽見。暗笑道。不知他一肚子筋節。還不曾拿出來哩。大仙與不消講。陛下自然知之。行者道。雖然知之。奈我遠來之僧。者曾與你相會。那時彼此混賴。不成勾當。須講開方好行事。

把新雨
一若出
手抄妙

大仙道這一上壇。只看我的令牌爲號。一聲令牌响。風來。二聲响雲起。三聲响雷閃齊鳴。四聲响雨至。五聲响雲散。爾收行者笑道。妙呵。我僧是不曾見請了請了。大仙拽開步進前。三藏等隨後徑到了壇門外。擡頭觀看。那里有一座高臺。約有三丈多。高臺左右插着二十八宿旗號。頂上放一張桌子。桌上有一個香爐。爐中香烟繚繚。兩邊有兩隻燭臺。臺上風燭煌煌。爐邊靠著一個金牌。牌上鐫的是雷神名號。底下有五個大釘。都注着滿缸清水。水上浮出楊柳枝楊柳枝。上托著一面鉄牌。牌上書的是雷霆都司的符字。左右有五個大樁。樁上寫着五方蠻雷使者的名。

錄每一椿邊立兩個道士各執鉄鏈伺候著打旛臺後面有許多道士在那裏寫作文書正中間設一架紙爐又有幾個像生的人物都是寫符使者上地贊教之神那大仙走進去更不謙遜直上高臺立定傍邊有個小道士捧了幾張黃紙書就的符字一口寶劍遞與大仙大仙執了寶劍念動咒語將一道符在燭上燒了那底下兩三個道士拿過一個執符的像生一道文書亦點火焚之那上面轟的一聲令牌响只見那半空裡悠悠的風色飄來捲入戒口裡作念道不好了不好了這道上果然有本事令牌响了一下果然就刮風行者道兄弟悄悄的你們再莫與

我說話，只管護持師父，等我幹事去來。好大聖，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呼變就變作一個假行者，立在唐僧手下。他的真身，出了元神，赶到半空中，高叫那司風的是那個。慌得那風婆婆，捻住布袋，異二郎割住口繩，上前施禮。行者道：我保護唐朝聖僧西天取經，路過車遲國，與那妖道賭勝祈雨，你怎麼不助老孫，返助那道士？我且饒你，把風收了。若有一些風兒，把那道士的鬚子吹得動動，各打二十鐵棒。風婆婆道：不敢不敢，遂而沒些風氣。八戒恁不住，亂嚷道：那先生請退。令牌已响，怎麼不見一些風兒？你下來，讓我們上去。那道士又執令牌，燒了符檄，摸的又打了。

一下只見那空中雲霧遮滿孫大聖又當頭叫道佈雲的是那個慌得那推雲童子佈霧郎君當面施禮行者又將前事說了一遍那雲童霧子也收了雲霧放出太陽星耀耀一天萬里更無雲八戒笑道這先兒只好哄道皇帝嚇塞黎民全沒些真實本事令牌响了兩下如何又不見雷生那道士心中焦燥仗寶劍解散了頭髮念著咒燒了符再一令牌打將下去只見那南天門裡鄧天君領著雷公電母到當空迎著行者施禮行者又將前項事說了一遍道你們怎麼來的志誠是何法旨天君道那道士五雷法是箇真的他發了文書燒了文檄驚動玉帝玉帝嚇下書

意徑至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府下我等奉旨前來助
雷電下雨行者道既如此且都住了伺候老孫行事果然
雷也不鳴電也不灼那道士愈加著忙又添香燒符念咒
打下令牌半空中又有四海龍王一齊擁至行者當頭喝
道放廣那里去那放廣放欽教閣上前施禮行者又將前
項事說了一遍道向日有勞未曾成功今日之事望爲助
力龍王道遵命遵命行者又謝了放廣道前日虧令郎縛
怪搭救師父龍王道那呀還鎖在海中未敢擅便正欲請
大聖發落行者道憑你怎麼處治了罷如今且助我一功
那道士四聲令牌已畢却輪到老孫上去幹事了但我

會發符燒檄打甚令脾你列位却要助我行行。鄧天君道大聖分付誰敢不從。但只是得一個號令方敢依令而行。不然雷雨亂了。顯得大聖無款也。行者道我將棍子爲號。罷那雷公大驚道爺爺啞我們怎吃得這棍子。行者道不是打你們。但着我這棍子往上一指就要刮風。那風婆婆異二部沒口的答應道就放風。棍子第二指就要佈雲。那推雲童子佈霧郎君道就佈雲。棍子第三指就要雷公皆鳴。那雷公電母道奉承奉承。棍子第四指就要下雨。那龍王道遵命遵命。棍子第五指就要大日天曠却莫違悞。分付已畢。遂按下雲頭把毫毛一抖收上身來。那些

人肉眼凡胎那里曉得行者遂在傍邊高叫道先生請了四聲令牌俱已响畢更沒有風雲雷雨該讓我了那道士無奈不敢久占只得下了臺讓他努着嘴徑往樓上見駕行者道等我跟他去看他說些甚的只聽得那國王問道寡人這里洗耳誠聽你那里四聲令响不見風雨何也道士云今日龍神都不在家行者厲聲道陛下龍神俱在家只是這國師法不靈請他不來等和尚請來看國王道即去登壇寡人還在此候雨行者得旨急抽身到壇所扯著唐僧道師父請上臺唐僧道徒弟我却不曾祈雨八戒笑道他害你了若還沒雨拿上紫蓬一把火可帳行者道

你不會求雨，好的會念經，等我助你。那長老纔舉步登壇，到上面端然坐下，定性歸神，默念那密多心經。正坐處，忽見一員官飛馬來，問那和尚怎麼不打令牌，不燒符，撒行者高聲答道：「不用，不用。我們是靜功祈禱，那官去回奏，不題。」行者聽得老師父經文念盡，却去耳躲內取出鉄棒，迎風幌了一幌，就有丈二長短，碗來粗細，將棍望空一擡，那風婆婆見了，心忙扯開皮袋，巽二郎解放口繩，只聽得呼呼風响，滿城中揭瓦翻磚，揚沙走石，看起來真個好風，却比尋常之風不同也。但見

折柳傷花，摧林倒樹，九重殿損，壁崩牆，五鳳樓摧梁撼

柱天邊紅日無光。地下黃砂有翅。演武廳前武將驚會。
文閣內文官懼。三官粉黛亂青絲。六院嬪妃迷寶髻。侯
伯金冠落繡纓。宰相烏紗去展翅。當駕有言不敢談。黃
門執本無由遞。金魚玉帶不依班。象簡羅衫無品叙。彩
閣翠屏盡損傷。綠牕朱戶皆狼狽。金鑿股瓦走磚飛。錦
雲堂門歪塌碎。這陣狂風果是兇。刮得那君王父子難
相會。六街三市没人踪。萬戶千門皆緊閉。

正是那狂風大作。孫行者又顯神通。把金箍棒鑽一鑽。望
恐又一指只見那

推雲童子。佈霧郎君。推雲童子顯神威。骨都都觸石垂。

天佈霧，郎君施法力，濃漠漠，飛烟蓋地，茫茫三市，竊得
冉六街昏，因風離海上，隨雨出崑崙，頃刻漫天地，須臾
蔽世塵，宛然如混沌，不見鳳樓門。

此時昏霧朦朧，濃雲蹙，魏孫行者又把金箍棒，鑽一鑽，盤
空又一指，慌得那

雷公奮怒奮怒，電母生嗔，雷公奮怒，倒騎火獸下天關，電母

生嗔，亂掣金蛇，離斗府，唵唵唵，施霹靂，震碎了鐵叉山，
浙瀝瀝，閃紅綃，飛出了東洋海，呼呼隱隱，滾車聲，霹靂
煌煌，飄稻米，萬萌萬物，精神收，多少昆蟲，蟄已開，君臣
撲上心驚駭，商賈聞聲，膽怯忙。

那沉雷護閃，兵兵兵，一似那地裂山崩之勢。說得那滿城人，戶戶焚香，家家化紙。孫行者高呼老鄧，仔細替我看那貪贓壞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幾個，示衆。那雷越發振響起來，行者却又把鉄棒望上一指，只見那

龍施號令，雨漫乾坤。勢如銀漢傾天墜，疾似雲流過海。門樓頭聲滴滴，隄外向瀟瀟。天上銀河瀉，街前白浪滔。淙淙如篋檢，滾滾似盆澆。孤庄將漫屋，野岸欲平橋。冥個桑田變滄海，霎時陸岸滾波濤。神龍藉此來相助，擡起長江望下撓。

這場雨自辰時下起，只下到午時前後，下得那車遲城裡

裡外外水漫了樹梢。那國王傳旨道：雨殺了雨殺了。十分
再多。又滄壞了禾苗。返爲不美。五鳳樓下聽事官策馬冒
雨來報聖僧雨殺了。行者聞言。將金箍棒往上。又一指。只
見霎時間。雷收風息。雨散雲收。國王滿心歡喜。文武盡皆
稱贊。道好和尚。這正是強中更有強中手。就是我國師求
雨。雖靈。若要晴。細雨兒還下半日。使不清爽。怎麼這和尚
要晴就晴。頃刻間。杲杲日出。萬里就無雲也。國王教回鑾
倒換關文。打發唐僧過去。正用御寶時。又被那三個道士
上前阻住。道陛下這場雨。全非和尚之功。還是我道門之
力。國王道：你纔說龍王不在家。不曾有雨。他走上去。以辭

道士說
來似亦
有理

功祈禱就雨下來。怎麼又與他爭功。何也。虎力大仙道。我上壇發了文書。燒了符檄。擊了令牌。那龍王誰敢不來。想是那方召請風雲雷雨五司俱不在。一聞我令。隨趕而來。適遇著我下他上。一時撞著這個機會。所以就雨從根筆來。還是我請的龍下的雨。怎麼算作他的功果。那國王昏亂聽此言。却又疑惑未定。行者近前一步。合掌奏道。陛下。這些傷門法術。也不成個功果。算不得我的他的。如今有四海龍王。見在空中。我僧未曾發放。他還不敢遠退。那國師若能叫得龍王現身。就算他的功勞。國王大喜道。寡人做了二十三年皇帝。更不曾看見活龍。是怎麼模樣。你兩

家各顯法力。不論僧道。但叫得來的。就是有功。叫不出的。有罪。那道士怎麼有那樣本事。就叫那龍王。見大聖在此。也不敢出頭。道士云。我輩不能。你是叫來。那大聖仰面朝天。厲聲高叫。汝廣何在。兄弟們都現原身來。看那龍王。聽喚。卽忙現了本身。四條龍在半空中。度霧穿雲。飛舞向金鑾殿上。但見

飛騰變化。遶霧盤雲。玉瓜垂鈎。白銀鱗舞鏡明。髯飄素練。根根爽角。聳軒昂。挺挺清。磕額崔巍。圓睛幌亮。隱顯莫能測。飛揚不可評。禱雨隨時佈。雨求晴卽便。天曠遠。纔是有靈有聖。真龍像。祥瑞繽紛。遶殿庭。

那國王在殿上焚香，衆公卿在塔前禮拜。國王道：「有勞貴體降臨，請回寮人收日醮謝行者道：「列位衆神各自歸去。這國王收日醮謝那龍王徑自歸海，衆臣各各回天。這正是。」

廣大無邊真妙法，至真了性勞侑門。

畢竟不知怎麼除邪，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描畫祈雨壇場處，是大手筆。其餘雖妙，却還是翻技。